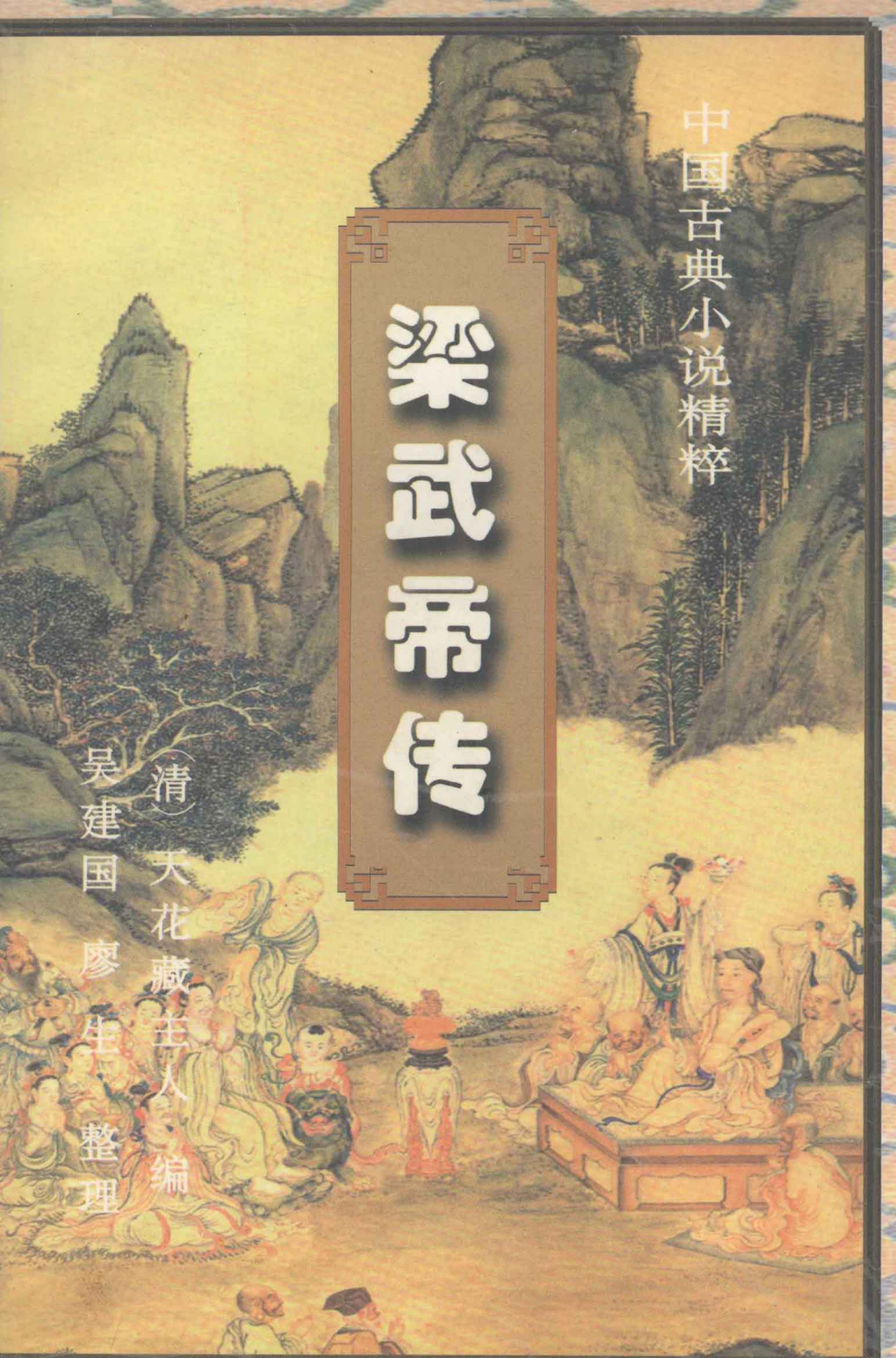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精粹

梁武帝传

吴建国 廖生 整理

清 天花藏主人 编



梁武帝传

(清) 天花藏主人 著
吴建国 廖生 整理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刘峻山

封面设计:山 峻

版面设计:邓小林

书 名 梁武帝传

定价:17.50 元

整理者 吴建国 廖 生

ISBN 7-5411-1633-5/I·1459

1996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4.25

字数 35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仪兴印刷厂印刷



内容简介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皇帝和尚。

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南北朝，萧衍从群雄中崛起。此时，他英明神武，礼贤下士，因此天下倾心，诸将拥戴。他以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和过人的毅力纵横捭阖、东荡西除：外抗北魏，内除政敌，建立了梁朝。

晚年，梁武帝荒唐昏庸，置江山社稷和天下百姓不顾，多次舍身为僧；沉溺酒色，宠信奸佞，最后，落得饿死皇宫的可悲可叹的下场。

通过梁武帝的人生轨迹，把南北朝各国，尤其是梁国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纷纭复杂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太祖善念动天庭
玉帝赐花开帝业 | 1 |
| 第 二 回 | 顺之养高迁吉地
张氏应梦产麟儿 | 12 |
| 第 三 回 | 托酒交朋餐虎肉
逢猿煮石饱天书 | 21 |
| 第 四 回 | 望龙气英雄择主
丁父艰鱼龙护舟 | 35 |
| 第 五 回 | 魏孝文有志侵郤
王将军无谋劫寨 | 44 |
| 第 六 回 | 萧元帅兵分两路
柳参谋法演六丁 | 53 |
| 第 七 回 | 埋伏计遭埋伏计
抢粮人遇抢粮人 | 66 |

第 八 回	魏文帝兵败班师 萧元帅功成出镇	78
第 九 回	草莽中英雄择主 朝廷上君臣荒淫	88
第 十 回	萧宝卷开市屠沽 萧令君入宫被鸩	101
第 十 一 回	捋虎须郑植行刺 报兄仇萧衍扬兵	112
第 十 二 回	萧元帅轰轰起义 萧宝融草草称尊	124
第 十 三 回	萧元帅发论惊人 房僧寄奇谋致败	135
第 十 四 回	房僧寄尽节鲁山 柳军师水灌敌城	148
第 十 五 回	东昏侯国破被诛 萧司马功成受禅	160
第 十 六 回	魏主兴师报父仇 梁兵血战威郃国	171
第 十 七 回	柳军师地雷坑魏 郃夫人承宠妒人	184
第 十 八 回	苗妃恩遭情主盼 孟氏力保寿阳城	193

第十九回	圣主爱子立东宫 王足逢君筑淮堰	207
第二十回	梁武帝三筑淮堤 郗皇后逼死苗妃	220
第二十一回	沈约阴遭和帝谴 寺僧普度阵亡魂	233
第二十二回	云光说法天雨花 郗后破戒地生蒜	244
第二十三回	曹景宗大战长孙 王将军夜袭睢陵	256
第二十四回	柳庆远智破荆山 昌义之兵袭下蔡	266
第二十五回	磬石山二王遭火 寿阳城李宪投降	276
第二十六回	李将军寺里求僧 郗皇后宫中遇鬼	286
第二十七回	梁武帝琅邪阅武 毘迦那枯树出身	297
第二十八回	圣天子大封功臣 贤东宫谏止漕役	308
第二十九回	郗夫人地狱变蟒 梁武帝喜佛谈经	318

第三十回	蟒蛇受苦求忏悔 梁主念情觅高僧	329
第三十一回	郗皇后忏悔升天 宝志公飞锡择地	339
第三十二回	子尽孝举国称仁 塔放光外邦进贡	351
第三十三回	功业成天书返洞 劫运消九曜归垣	362
第三十四回	不投机达摩渡江 遭逸潜昭明屈死	372
第三十五回	梁武帝时时念佛 宝志公俄顷归西	383
第三十六回	侯景弄奸投敌国 梁君贪利纳叛臣	394
第三十七回	梁主舍身同泰寺 侯景败走寿阳城	406
第三十八回	侯景传檄罪梁主 羊侃建言守采石	415
第三十九回	正德藏舟渡侯景 梁王拜佛困台城	425
第四十回	贼杀贼冤冤相报 佛引佛荷荷西归	436

第一回

太祖善念动天庭 玉帝赐花开帝业

诗曰：

国家气运亦何常？须向人心问短长。
时日在天悲曷丧，保民而王愿无疆。
自求莫大乎为善，天与无非是降祥。
偶尔解纷仁有限，续开帝业到萧梁。

话说西晋之时，王室衰微，臣强君弱，一时之间三纲不立，五德丧亡，致使群雄竞起，或自称王，或自称帝，遂割据于西北一带，龙争虎斗，有如列国。晋室不能支撑，固弃西晋，而迁都建康，号为东晋。虽说偏安一方，犹存名号。不意迂儒秉政，崇尚清谈，不知国家经济，遂为刘裕所夺，改号为宋。假使后人治平之才，或从膺历数。不意宋犹晋也，不数十年间，又为萧道成所篡，改称为齐，年号建元。这萧道成乃汉朝时萧何之后，根基不薄，若子有孙，治世之术岂致短祚。不意齐犹宋也，在位不久，早又生出事来。

你道生出甚么事来？原来建康东二百余里有一个兰陵地方，兰陵离城五里，有一个萧家村，因这村中萧姓人多，故以此为名。这村中萧姓，原不寻常，皆是仕晋朝，后随晋元帝迁都建康，因而寄迹兰陵，渐渐子孙繁衍，日盛一日。又因萧道成登位，大封宗派，因

此，这村中萧姓富的贵的，以至为卿为相，种种皆有。

单说村中有一人叫做萧顺之，考其宗派，亦是汉朝相国第二十五世之孙。这萧顺之的父亲叫做萧道赐，曾在刘宋朝历官南台治书。自从父亲亡后，齐高帝得国，因他是齐高帝族弟，又参预佐命，遂封他为临湘县侯，后历官做到侍中。只因他为人沉静，好学寡交，不愿为官，故告归林下。每见族中富贵之人，甚是鄙薄。齐高帝屡次欲起用他为官，他只以病为辞，因此经年不入城中，唯啸傲山林，作高尚之事。其妻张氏，赋性贤淑，相敬如宾，夫妻甚是恩爱。已生一子，取名萧懿，才得八岁，就在村中馆内上学，天生聪明，为人纯笃，父母爱之如宝。此时萧顺之族中多有显宦，赫赫严严，萧顺之视如不见。家中只有老仆萧诚、家僮萧用服事。萧顺之在家甘心寂寞，就是出门行走，也只是坦然步行，若路上遇着车马招摇之辈，必远远由着别径避去。故里中之人多笑他为迂腐，亦有人敬他高品，他俱不放在心上，只寻他一班好友诗文往来。

忽然有一日，有一好友，姓曹名欣之号近野，曾经为刘宋朝征西将军，后因刘宋被齐篡，他就弃职归家，住在前村，与萧顺之志同道合。这日走来，说道：“这几日天气晴和，园林花发，若只一味默坐书斋，殊觉花枝笑人。今闻得建康郊外梅花正放，弱柳新莺，三春美景。弟意欲邀仁兄同去游览一番，亦是人生之乐事，不识仁兄亦有此兴否？”萧顺之听了，因想道：“我近日正然郁闷，就同他去一游，也觉快心。”因说道：“寻花问柳，正我辈之事，为何不去。”即叫萧用：“你进去对主母说，我要同曹老爷去建康看花，可备铺盖、饮食之类。”曹近野道：“这倒不必吾兄费心，小弟俱备停当，只要同兄到小庄就行了。”萧顺之道：“怎劳如此费心，只得要叨扰了。”二人遂起身出门，带了萧用，缓步而来。正是：

春游最喜二三月，清赏尤宜一两人。

茶灶酒炉随坐卧，沐浴风景又重新。

二人不一时走到，曹近野迎入书房，同吃了便饭。早见曹家小厮挑着一担食物行李，二人下了小舟，竟望建康而来。不题。

且说这建康，离城十里之外，有一地方叫做土山。是当时谢安流寓建康时，他虽居住在乌衣巷口，却又在这土山上盖起一座楼馆，栽植竹木花草，甚是工巧。谢安闲暇之时，便带领姬妾以及子侄之辈，来此游赏，实一胜地。后来谢安没了，风景犹存。每遇春天，游人不绝。因此左右居民家家户户，尽种些奇异花草，以供游人赏玩，或挑入城中卖钱度日，以此为业。因此这地方又取名叫做百花坞，是建康第一个行乐之场。此时正在二月间，梅花大放，周围有十数余里，游人无日不有，市集处做买做卖，茶坊酒馆，或挟妓看花，或邀朋题赋，真是笙歌彻夜，畅饮通宵，无所不至。

且说这一日，有个公子姓江名豹，他父亲现在朝中为尚书令，位尊权重，人人畏惧。这公子威福自专，于是结交了一班豪奢公子，同声共气，各处浪游。此时听说百花坞梅花茂盛，遂邀集了众人，带领许多仆从，各擎鹰架犬，骏马雕鞍，又吩咐从人先去只拣有花有景的所在，设席备酒等候。他们一路缓行，竟望百花坞而来。才到村口，早有管家走来迎接，说道：“小的们已拣了一处，在东首欣赏苑中备酒伺候了。”众公子听了，遂一哄入村。到了苑门前，各人下马，进入苑中。只见花飞柳舞，满苑幽香，十分有景。遂走上亭来，随意坐下。酒家晓得俱是有名的贵公子，不敢怠慢，忙忙搬上酒肴。

众公子狼餐虎咽吃了一会，忽见四个青衣手拿丝弦箫管走上亭来，又见后面跟着两个艳妆女子，从花下飘飘冉冉而来。众公子看见大喜，道：“有趣！有趣！韵事！韵事！”于是让二妓者坐下，四个青衣立在两旁，吹唱起来。两个妓女轮流送酒，又与众公子猜枚行令，抓打肉麻，无所不为。大家吃得酣然，众公子说道：“我们原为看花而来，若只在此一味吃酒，有何趣味？可往各处遍观一番，

方得尽兴。”大家说道：“有理，有理！”遂一齐起身，走出苑中去观看不题。

且说萧顺之、曹近野二人，这日也到了百花坞中，见这一带长堤中，虬枝老干，玉色芳芬，见柳色黄金，梨花白雪，二人携手从花中转折。而一派幽香沁人心骨。或在花下品题，或向壁边留咏。两人游了半日，甚觉有些乐意，动了饮兴。曹近野遂吩咐管家，去捡了一个精致幽僻的座儿，请二人入来坐下，家人取出自备的佳肴摆在桌上，只叫酒保送好酒来，记数算帐便了。

那酒保看见二人不像是个大老官，也就不十分来殷勤服侍，只送酒来罢了。他二人也不猜枚，也不行令，只看那些游人济济，士女纷纷，都只向那花底之下叫笑一番，狂欢一阵，便和哄着去了。萧顺之因此笑着说道：“俗人春兴，往往皆然，何足为怪！”曹近野亦笑着说道：“知觉如斯耳。”且按下他二人饮酒不题。

却说那些众公子走出苑中，各带着三分酒意，个个步履歪斜，在街上横行直撞，全无礼貌。先出巷口，只见一个小园之中，忽然透出美人的莺声燕语。江公子遂轻步向前窃看，却看见是几个美色女子在园中斗百草戏耍。他使用手招呼众公子也来偷看，便不觉魂飞天外。因走在一边说道：“适才这两个妓女虽然百般动人，终觉是脂粉油腔，不足取重。怎如这一起美人，天然国色，妩媚自如。怎能够设法他来陪我们吃得一杯酒儿，便快活杀了。”

那江家一个小厮说道：“这个何难？公子若要他来陪酒，是容易的事，何消费心！”众公子道：“他是良家，如何肯来陪我们吃酒？”那小厮说道：“我看这些女人无非是村庄妇女，胆小怕事。列位公子只消多着几个大叔公叫他来见公子，公子叫他陪酒，他敢有不陪之理？他见公子这样风流，就不肯也肯了。”众公子道：“他家父母知道，岂不惹出事来？”那小厮摇摇头道：“有甚么事？他父母只不过乡村小民，以公子之势力，他们要保守身家，往往结交势利权要，即出妻献子亦时常有之。今又非强奸，只不过饮酒陶情作乐

而已，酒完送出，还他就是了。”众公子听了，拍手大喜道：“说得通，说得通。”即叫众位家人：“赶进园中与我抢了这几个女子来，着实有赏。”众家人见公子吩咐，无不尽心，遂一齐赶进园中而来。

那几个女子正在园中斗比花草，在高兴之际，忽听见墙外笑声，又见有人走进园中，有两个老成的看见色势来得不好，随即闪身走进屋中躲避。只遗下三个少年女子还在那里赌斗输赢，竟然不看见有人进园，及听见脚步声响，方才抬起头看。众家人已抢到面前，不由分说，扯了三个女子就走，竟拖出墙外。众公子看见大喜，便用手扯扯拉拉，同回到欣赏苑中，高叫：“酒家，快拿热酒来，与我美人压惊。”那三个女子俱吓得哭哭啼啼，就如娇鸾泣凤。众公子那里管他，大家使用手搀扶，同到原处，强逼女子坐下。

那店家、酒保见公子如此，都吓得人人吐舌，又见连声叫酒，又不敢不拿来，只得将好酒好看果儿碟儿菜儿依旧摆满了一桌。公子见酒到了，连忙起身来，这个取壶，那个取杯；这个来送酒，那个就去送菜；这个问年纪多少，那个问青春几何；这个问名，那个问姓。这边只是哭，那边只是笑；这边跌脚，那边拍掌，真是顽成一团，挤做一块，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苑外看的人上千整百，听见几个公子是当今公侯王子之家，那个敢来上前解劝，又见许多管家如狼似虎的把住门口，只要有人略走近前来，就是劈头一棍打来，都只好在门外伸头缩颈的张望。那三家的父母闻知女儿被公子抢去在欣赏苑中陪酒，遂不顾性命，一步一跌的赶来，号天哭地，满地下乱滚，怎奈人多挤住，那里容他到得苑门口去，只在街中叫喊，又当不得人声潮涌，里边那里听得。

不期众公子在亭中作乐，早惊动了隔壁园中萧顺之、曹近野。二人正吃得有兴，看得有趣，要打算吟哦弄笔。忽然萧顺之的耳中微微听得有哭泣之声，心下惊怪，遂说与曹近野知道。二人侧耳同听，忽然一声近，忽然一声远，竟不知声从何来。大家立起走到花下，再细听时，方知哭泣之声却在隔壁园中。萧顺之道：“看花饮酒

乐事也，为何哭泣？大有可疑之处。”曹近野道：“此不过庸流作酒态耳。”萧顺之道：“不是这般说。近野兄，你听此娇啼之声，既哀且苦，似乎断肠，而又有嘻笑夹杂其中。此必有强暴勒逼之事，我们何不过去看看，且不必饮酒。”忙叫萧用移凳靠墙放稳，萧顺之急走上探头观望。怎奈墙高凳矮，看得不甚明白，但影影绰绰见许多人在那里拉扯，又影影绰绰见有女子被围绕其中。萧顺之看得不明不白，心下一发疑惑。因走下来，又叫萧用将桌子抬去，桌上放了凳子，他复走上去，将身探出半墙细看，说道：“奇事，怪事。”

曹近野见他说道奇怪，也走上来看。萧顺之道：“我看这些少年围绕女子轻薄，必非良意。”曹近野说道：“你看他杯盘罗列，无非是馆中妓女侑酒，此乃常事，何足为奇。”萧顺之大为不然道：“若馆中女人侑酒，必相对欢然，何得有哭泣之声？我见少年轻薄，那女子退缩含羞，此良家闺态，非妓女也。怎么青天白日，有此狂徒肆行？”

正说之间，曹近野忙悄悄下来，扯着萧顺之说道：“我看那中间一位少年，是你令侄萧庸，他为何也在其内？”萧顺之道：“我没有看见，岂有此理！”曹近野道：“我岂会看错？”萧顺之不信，又复走上细看，只见侄儿果然同着这几个少年在那里一起指手划脚，将女子调戏。萧顺之看了，不禁勃然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理！”欲要隔墙叫唤，又恐怕惊他走了，只得走下来，说道：“果然是我那畜生也在其中，我若不去救，这女子定然被他们淫污了。”说完就走。

走到门口，只见门都是关的。敲了半日，并无一人答应。再细看时，竟是锁的。萧顺之着急道：“这又奇了，店家为何将我们锁住吃酒，难道怕我们走了不成。”话未说完，只听见街上人声鼎沸起来，又不知是何缘故，叫道：“店家，为何将园门锁了？”只因隔壁有此异事，街上人都挤满了，渐渐挤入店中，故一时店家将大门关了，恐怕不见东西，他因有人在园中吃酒，不便来说，他又要去看看，只得将门锁好。

萧顺之见不得出去，一时急得没法。萧用因看见旁边有一张木梯，因忙禀到：“老爷不必着急，有木梯在此，不如爬过墙去罢。”因取出靠在墙边。萧顺之急忙上梯，墙外有株梅树，便攀援而下。赶入亭中，大喝道：“萧庸畜生，不得无礼！”

众公子忽然看见有人爬过墙来，心中大怒，正要叫家人动手，萧庸忽抬头看见是他叔子，便吃了一惊，心下着慌，忙对江公子说道：“这是我叔子，不可动手。”众公子听见说是他的叔子，晓得是萧顺之，心下也就着慌。众家人听见，知他是皇亲，俱吓软了。

那萧顺之赶到面前，先将手分开众人，且不开言，就将三个女子拉到半边，因问道：“你三人还是良家女子，还是来赚钱陪酒的？”那女子见问，遂一齐大哭道：“我们俱是良家女子，好端端的在家中，被他们恃强抢来，望老爷救命！”说罢，俱大哭起来。萧顺之道：“且不必哭，你且站下，我有道理。”即唤儿侄萧庸过来，骂道：“你这大胆的畜生！日日结交匪类，在外胡行，你父亲屡屡教训，全不悔悟，还不见有害人之处。怎么今日成群结党，劫掠良家女子，白日强逼行凶，在这禁城之外，万目昭彰之地，如此胡为。倘若主上闻知，定有灭门之祸！”因取过一根竹梢在手，望着萧庸身上便打。

众公子见他说得利害，把酒都吓醒了。萧庸被打，只得说道：“非关侄儿不肖，都是江公子、仲公子、韶公子三人之事，小侄不过同来看花适兴。这些女子，侄儿实实不曾调戏。”萧顺之听见说出江、仲、韶三姓，就知他父亲俱是现任当朝，因对着三人拱一拱手，道：“三兄怎不守令尊家训，在外放荡，与我这不肖侄儿倚强仗势，占人子女，何异强徒。我将此事诉于尊公，还少不得去投肺木函，奏请定夺。”三个公子听见他要去告诉父亲，还不着急，说出要去“投肺木函”四字，便个个惊呆麻木，俱不敢开言。

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原来齐主萧道成登极之后，立法在朝门之外，设大石一块，其色红赤，有八九尺长，其形如肺，其声如钟；肺石之旁又置一木匣，凡民有冤抑不得上闻，写了表章，投入其中，如

此三日，朝臣启函奏闻齐主定夺，就像如今击登闻鼓一样。今见萧顺之要去投肺木函，这惊惧着实不小。

内中仲公子年纪长些，只得大着胆向着萧顺之作揖，说道：“请老伯息怒，晚生辈实因醉后误听乡人说是妓女，故叫他来佐欢，不期是个良家女子。晚生辈正问出其情，即欲叫人送还，不意老伯过来看见围绕，只说晚生辈有甚不肖之念，万望老伯恕罪鉴谅。晚生辈即着人送归完赵矣。”萧顺之道：“好个完赵二字，我只打我那畜生。”遂又提起竹梢复打。此时曹近野也过来了，遂上前连忙劝止道：“既是众位公子肯着人送归，仁兄亦不必深求矣。”众公子见有人解劝，遂叫家人过来，吩咐道：“好好将这三个女子好好送回家”。众家人走来，领着女子起身。正是：

冶容岂可不深藏，无奈春花欲比妆。
色艳定遭风雨妒，不然已作野鸳鸯。

众家人将女子领去，尚未走出苑中。萧顺之因怒想道：“这起恶奴从来助主行恶，岂肯好好送回，倘若路上又生别事，反为不美。”遂大踏步随后跟来，说道：“可同我送回本家。”众家人只得停步，等他走至门口，只见人山人海，总无走处。这些人见说女子出来了，俱要看看面庞，又要看解救者是何等之人，有此力量，能向虎口拔牙，便一发涌将上来。众家人没法，只得行凶，取过店家几根门闩，照人劈面打来。众人负痛只得闪开让他，方才走出大街。将三个女子在前，萧顺之紧押在后。

只见那三家的父母俱在门口，蓬头散发，叫儿哭女。忽然看见女儿放出，各人奔来搀扶厮认。那三个女儿见了爹娘，放声大哭，道：“若非这位恩人解救，孩儿已不能生还重见父母了。真是此恩此德百世难忘。”三家的父母听罢，不胜感激，遂一齐跪在地下，向萧顺之连连磕头道：“若非大恩人大力，我女儿几不能够生还。萧

顺之看见，连忙扯起，说道：“此不过路见不平，偶一手援，有何恩德，敢劳列位如此，反而使我心不安。”遂一齐同行，直送至家。萧顺之只立在门前，直等三个女子进去了，方回身便走。

那三家的父母忙上前一把拖住，道：“恩人且进舍下少尽一情。”萧顺之道：“我还有朋友在园中等我，他日再来领情可也。”众人那里肯放，抵死留住，因又说道：“请恩人入内不是有甚款待，小人还有话说。”萧顺之道：“有话快说来，我决不进去了。”众人没法，只得说道：“小女既承恩人救出，又蒙护庇还家，已出万幸，岂敢屈留。但闻这一班公子俱是王孙公侯之子，今蒙老爷救回，其心未必甘休，若见恩人去了，他又来生事，小人们怎么当得他。故小人们斗胆屈留恩人住下，等他们起身之后，恩人回去，小人们方才放心。万望恩人救人救彻。”说罢，又磕下头去。萧顺之见他说得恳切有理，连忙扶住道：“既是如此，我且住下。”众人见他肯住，大家欢喜，同进堂中。萧顺之因叫萧用去请了曹老爷来。众人遂殷勤款待。

且说众公子见这三个女子同着萧顺之去了，方才心中不跳，却被萧顺之这顿发作要去奏闻，又恐怕去告知父母，大家惊惊疑疑，因指着曹近野问萧庸道：“此位何人？”萧庸道：“这是我叔父至交之友征西曹近野先生。”众公子听了，知道是一位出仕过的高人，便向曹近野施揖道：“曹先生既系同来，凡事借重在萧老伯面前解释解释，晚生辈佩德不忘，尚图后报。”曹近野道：“列位放心，此事小弟一力担当，决不致萧兄有言。”众公子大喜。正说未完，这些家人回来说知送去之事，萧老爷已被众人留住在家，不来了。众公子吃了这场没趣，即叫人备马，各各回家。正是：

富骄且横实谁何，好酒贪花公子多。
若使纵他天上去，直从织女夺金梭。

众公子去了，萧用方请了曹近野而来，二人只得住下，三家着